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Single &
Single

辛格公司

译林出版社 [英国] 约翰·勒卡雷 著 张建民 谭惠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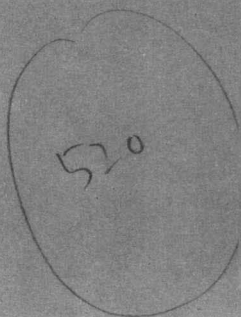
I561.45
L077



辛格公司

SINGLE & SINGLE

[英国] 约翰·勒卡雷 著 张建民 谭惠娟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格公司／(英)勒卡雷(Carre, J. L.)著;张建民,谭惠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SBN 7-80657-184-1

I. 辛… II. ①勒… ②张… ③谭…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978 号

Copyright © 1999 by David Cornwell.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Mohrbooks A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20号

书 名 辛格公司
作 者 [英国]约翰·勒卡雷
译 者 张建民 谭惠娟
责任编辑 吴 明
原文出版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浦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84-1/I·161
定 价 15.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通俗和高雅的有效结合

——简评约翰·勒卡雷和他的《辛格公司》

昂智慧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原名戴维·科姆沃(David Cornwall),一九三一年出生于英国的多赛特的普尔。其父龙尼·科姆沃曾经因涉嫌几百万英镑的诈骗案而被捕入狱。但是,成为间谍小说家之后的约翰·勒卡雷则认为,这正是促使他始终对各种秘密着迷的原因之一。他的小说《可敬的男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一九七七年)就是以这个事件为原形而创作的。

勒卡雷于一九五六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当过法语和德语教师,之后,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一九五九年,勒卡雷作为英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去西德,后来成为驻汉堡的领事。勒卡雷在德国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他的第一部小说《召唤死者》(Call for the Dead,一九六一年)是一部非常惊险的间谍小说,他笔下的著名人物形象乔治·斯迈利就此诞生了。勒卡雷自己否认他在德国的工作具有间谍性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勒卡雷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间谍小说家,他对于间谍小说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间谍小说家往往采用低层次的、纯粹通俗的手法来写作间谍小说,小说里主人公无疑都是好人,就像约翰·巴肯的《第三十九节台阶》那样:邪恶是显而易见的,所有的反面人物都具有“东方人全部的残忍和奸诈”,都是典型的“黄皮肤冒险家”。间谍小说里还充满了廉价的、对于“爱国主义”的歌颂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间谍小说都大同小异,显示出千篇一律

的类型化,就如同勒卡雷所指出的:“当我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伊恩·弗莱明正走红,而间谍形象的模式则是一个同女人调情的高手、开着飞车、用一些小玩意和鬼把戏来脱身……”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伊恩·弗莱明仍然按照老套路炮制他的人物形象,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对这些笨拙的模仿感到厌倦了。高层次的间谍小说写作试验首先出现在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约翰·勒卡雷紧追其后。一九六三年,勒卡雷的第三部小说《一个来自冷漠世界的间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传统间谍小说的陈旧模式。首先,小说创立了一种新的主人公类型,打破了詹姆斯·邦德式形象的一统天下。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利玛斯不再是一个同女人调情的高手,他爱上了一个孤独的、不领薪水的图书管理员,而不是某个时髦的模特;他痛苦地发现自己恰恰是被自己的上司给利用和出卖了……他因此无路可逃。其次,小说抛开了把间谍小说写成爱国英雄赞美诗的陈词滥调,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它们所体现出的极端复杂的道德评价作了深刻的挖掘。在勒卡雷笔下,厚颜无耻的罪行发生在对立的双方,莫斯科和华盛顿在黑暗、官僚主义等方面几无差别。冤家可以成为同盟,敌人难以分辨。这种道德上的困境不禁使读者联想起 T. S. 艾略特的诗《老人》中的诗句:“想想吧/恐惧和勇气都拯救不了我们,反常的罪恶/都由我们的义勇而滋生。美德/却由我们的无耻的罪行强加于我们。”

勒卡雷因为《一个来自冷漠世界的间谍》的成功而开始了他的职业写作生涯。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间谍小说。他的小说的主要背景是柏林,在他看来,“柏林,这里是间谍的老巢……是骗子、神奇人物和诈骗犯大显身手的游戏场。”(勒卡雷《一个完美的间谍》)勒卡雷成功的创作使间谍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单调、程式化和缺乏思想深度等种种弊端,从而使间谍小说理直气壮地在

文学的殿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因此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改变了间谍小说的风格和命运的人。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西德的合并,柏林作为间谍们活动的游戏场也关闭了,间谍小说的最重要主题——冷战已经在温暖的阳光下消融了,间谍小说家们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创作领域。勒卡雷对这种题材的转换充满信心,他认为:“如果今天的间谍小说家能够接受挑战,他仍然会成功。他将打破那些逐渐变得陈旧和令人厌倦的旧圈子,去开掘新的领地……”勒卡雷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新的领域里不断地追求创新和开拓。一九九三年,他写了《在黑暗中活动的人》(The Night Manager),作品主要是关于毒品走私的。一九九五年他又创作了《出局》(Out Game),描写两个间谍和一个女人在高加索的山里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作品形象地反映了新的世界局势和冷战的结束。一九九六年,他又出版了小说《巴拿马的裁缝》(The Tailor of Panama),该小说是以巴拿马运河的未来命运作为主要背景的。一九九九年,勒卡雷发表了《辛格公司》(Single & Single),这部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又是一个突破(它表现的主要是经济领域而不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比较高的层次,充分地体现出了勒卡雷逐渐臻于成熟的特殊艺术风格。

翻开《辛格公司》,读者首先读到的不是谋杀、枪战、尸体或其他恐怖场景,恰恰相反,小说的第一章有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英国律师艾尔弗雷德·温泽先生内心的意识流活动,他那“纷乱的回忆”的闸门居然被“一把崭新、细长的深黑色自动手枪”给打开了。面对这把手枪,温泽先生首先自欺欺人地希望那并不是真的:“这支枪并不存在。它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证据。根本说不上是证据。这不是一支枪。”然后他联想到在他四十年前当学生时,他的法律老师像变戏法似的向他们证明,一只看起来很像苹果的东西其实只是

一堆石灰粉。于是他开始希望：“这支枪并不是真枪。”就好像“这只苹果也不是真正的苹果”一样。接下来，温泽先生的意识流从苹果滑动到他的故乡的水果店、他的妻子邦妮最爱吃的新鲜芦笋、他与邦妮无可奈何的婚姻状态……他不断地对自己否认那把手枪：“这支枪依然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都是幻觉。”然而，他的意识并没有被这支枪吓得停止活动，他仍然从妻子流动到上司泰格和那个已经结了婚的女儿……他后悔没有听从泰格的建议把自己的秘书收为小情人，却愚蠢和她结了婚，他想到作为丈夫他不得不忍受妻子的牢骚和抱怨……就在被手枪逼着的时候，他甚至还回忆同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的偷情，“想起瑞典的金发女郎，雪白的大腿，瑞典的脆香薄饼，淫秽电影……”就在艾尔弗雷德·温泽先生无法抑制的意识流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被阿里克斯·霍本瞄准太阳穴打死了，霍本的手下还“按照传统的拍摄方法将镜头调到了最佳位置，以便使这一瞬间成为永恒”……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约翰·勒卡雷在《辛格公司》中显示出的种种叙述技巧表明，作为一个间谍小说家和通俗小说家，他完全不亚于美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冯内古特或品钦。他实际上不仅承接了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文学中盛行的荒诞风格，而且还发扬光大了约瑟夫·海勒所擅长的黑色幽默手法。小说开篇的那个题词：“人的鲜血是一种商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一九九六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勒式黑色幽默的例证，它使读者联想到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所有的荒诞可笑而又令人感到恐怖和不可思议的规章制度。这种荒诞和黑色幽默的笔调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基调。把荒诞和黑色幽默手法运用到通俗小说里，这又是约翰·勒卡雷的一个很有创意的形式革新。

最值得注意的是，勒卡雷所借用的荒诞和黑色幽默等手法，与这篇小说表现的主题具有非常贴切的关系。小说主要描写了辛格银行和他们最大的客户——莫斯科的官僚财政寡头耶夫盖尼·奥

洛夫之间的同谋关系。辛格银行被称为“戈尔巴乔夫在欧洲新东部的游侠骑士”，它抓住了“当今世界贸易的最大挑战”，即迅速渗透进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苏联”；而耶夫盖尼·奥洛夫则是苏联新的最高统治者眼前的大红人，他与辛格银行的交易就是借助辛格银行的资金来实施“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新思路”。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非常正大光明，但是，实际上，所谓“新思路”就是把变卖钢铁、石油和血浆等苏联的国家财产的特权交给耶夫盖尼·奥洛夫，以收取巨额贿赂。而辛格银行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奥洛夫提供这笔巨额贿赂款！当尚有一些良知的奥利弗·辛格提出自己的担心：假如有人反对把俄罗斯人的血浆卖给西方人怎么办？奥洛夫的部下阿里克斯·霍本立刻义正词严地回答说：

“你说得很对。我们得密切关注此事。现在我们有利的一方面是，耶夫盖尼和他的铁哥们和我们一样，决心对整个事件严守秘密；而不利的一方面则是这件事迟早会泄露出去……我们只有这一招，就是想好怎么反击，把他们给挡回去。”他像个路边的传道士，猛地一甩他柔软的手臂，声音开始发抖了：“‘血的买卖总比流血要好！还有什么比一个国家向它原来的敌人献血更能代表和解和和平共处呢？’这样说怎么样？”

读到这里，读者怎么会不感叹世事的荒谬、可笑和悲哀？显然，官僚体制的腐败和荒谬给小说增添了某种天然的荒诞和黑色幽默色彩。而勒卡雷巧妙地运用相应的艺术手法把那些内在的愚蠢和无耻成功地揭示了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辛格公司》这部小说中，内容和形式之间达到了较为紧密的结合。

勒卡雷的《辛格公司》不同于一般的通俗小说的另一个特点还在于，它描绘了一些性格丰满而且有个性的人物。这些人物不再是那些以情节见长的通俗小说里的傀儡和木偶，他们表现出了一

个艺术形象所应该具备的那些必要特征。小说的主人公奥利弗·辛格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他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长大,为了能够胜任辛格银行接班人的角色,他被培养成一名律师,又在父亲的指导下在银行里熟悉各方面的业务;他甚至还曾积极地投入到与耶夫盖尼·奥洛夫的业务往来之中,干得还挺卖劲;他对耶夫盖尼·奥洛夫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情,他还爱上了他的女儿佐娅。但是,从本性上看,他与任何邪恶的事业似乎都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心地非常善良,爱幻想,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从内心里,他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银行在这场交易中的角色(“难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五百万美金的贿赂费吗?”)和血浆的买卖感到恶心。佐娅的指责使他对自已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厌恶感,而最终促使他去海关投案自首的动因可能还是他那依稀可感的良心。但是,揭发了父亲和他的同伙并不等于说他就同他们决裂了。在得知父亲失踪了的消息之后,他发自内心地深深地挂念他。奥利弗最后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去寻找父亲,这一举动与其说是遵从海关稽查人员的指令,还不如说是顺从他自己内心对父亲的情感的召唤。难能可贵的是,勒卡雷并没有蓄意拔高他笔下的主人公形象。奥利弗并不是一个对自己的阶级反戈一击的英雄,他只是个普通的、有良心的人,因此,他也是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奥利弗的父亲泰格·辛格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首先是一个无比较诈和贪婪的商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他根本不管别人是怎样赚到钱的。据他的儿子观察,他是最厌恶血的人,但是,当他同耶夫盖尼·奥洛夫谈起血浆生意的时候,他却“露出了欣喜若狂的表情,血成了他一生的最爱”。但是,泰格并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金钱机器,他内心里怀有非常细腻的情感。他对儿子和孙女非常慈爱,就是对自己的妻子(虽然他公开地背叛了她),他甚至也怀有某种特殊的柔情。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不关心,但是他却对自己真正的朋友和忠诚的部下非常体贴和爱护。勒卡雷没

有把泰格描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他甚至也没有把耶夫盖尼·奥洛夫当做反面角色来处理。在处理这些人物时,勒卡雷实际上采用了某种“客观”的叙述手法,即所谓掩饰叙述者主观态度的“零度叙述”。这样一来,他就把对人物的评判权交给了读者,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因此而具有了丰富复杂的“可写”性,从而一举摆脱了通俗小说人物通常所携带的某种模式化倾向。

《辛格公司》在艺术手法上另一个革新体现在小说叙述的时空关系上。整部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顺时序来叙述的。小说中有许多处大段大段的倒叙,比如奥利弗在辛格公司实习、与耶夫盖尼·奥洛夫交易的开始、他去海关自首等等。其次,作品中还穿插了许多简短的回忆:例如奥利弗与妻子的婚姻关系、他对自己的哥哥的怀念等。这一切都使小说充满了时空上的跳跃性,显得非常灵活多变,全然没有普通的通俗小说常常给人的那种单调、死板的感觉。不过,从艺术技巧上看,勒卡雷对于变化叙述时空的技巧还不能十分娴熟和自然地把握和运用,所以,在某些叙述场景里,这样的变化不仅没有能够起到突出和表现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作用,而且还显得突兀和不合情理。

总而言之,《辛格公司》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通俗小说和高雅的艺术形式之间的结合。这部小说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归入普通的通俗小说之列,而应该被视为一部具有自身特殊品质的文学作品。当然,从目前来看,约翰·勒卡雷对通俗小说进行的形式上的革新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成功了,《辛格公司》仍然残留了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如同他曾经改变了间谍小说的风格和命运一样,约翰·勒卡雷非常有希望通过自己不断进行的艺术形式上的革新来改变未来通俗小说的风格和命运。

第 一 章

这支枪并非真枪。

换句话说,当维也纳、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三地融资公司欧洲常务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年轻的阿里克斯·霍本将一只苍白的手伸进胸部,从他的意大利上装口袋掏出的既非一只白金烟盒,也非一张雕版印刷名片,而是一把崭新、细长的深黑色自动手枪,并指向温泽先生,距他那虽是鸟嘴型,线条却十分柔和的鼻梁仅六英寸远时,他对此仍深信不疑。这支枪并不存在。它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证据。根本说不上是证据。这不是一支枪。

艾尔弗雷德·温泽先生是一名律师。对一个律师来说,要面对的是事实的挑战。所有事实。在不谙法律的人看来越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谨慎细致的律师就越要全力以赴地验证它。此刻,温泽先生的谨慎态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惊慌之际,他的公文包还是不由得从他的手中滑落在地。他听得到它滑落的声音,仍能感觉到箱子留在他手中的重量,并看见公文包落在他脚下的情形:我的包,我的钢笔,我的护照,我的机票,我的旅行支票。还有我的信用卡,我的法律文件。然而,尽管公文包身价不凡,他并没有屈身去捡。他依然默默地盯着这支“枪”。

这只枪并非真枪。这只苹果也不是一只真正的苹果。温泽在回忆着四十年前他的法律老师说过的这句睿智的话。当时,这位了不起的老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破旧的运动服内掏出一个绿色

的苹果，为了让他的大部分由女生组成的学生看清楚，他将苹果举得高高的，说道：“女士们，它看上去像一只苹果，闻上去像一只苹果，摸上去像一只苹果，”——暗讽——“但它的声音像苹果吗？”——摇晃它——“切起来像苹果吗？”——他从课桌抽屉拿出一把古色古香的面包刀，一刀切下去。苹果变成了雨点般的石灰粉。这位出色的老师一边用凉鞋尖踢开石灰粉，一边开怀大笑了。

然而，温泽先生那纷乱的记忆思绪并没有就此止住。记忆如同一道炫目的阳光从老师的苹果跃至他的故乡哈姆斯特得的蔬菜水果店，他多么希望自己再重温那一刻：一个兴高采烈、手无寸铁的苹果兜售商腰系一条大大的围裙，头带一顶草帽，他除出售苹果外，还出售温泽的妻子邦妮喜欢吃的上等的新鲜芦笋。除了芦笋，邦妮对温泽给她买的其他东西都不太喜欢。艾尔弗雷德记得，是绿色而从来不是白色，成熟的鲜绿色水果沉甸甸地装满了他手中的购物篮。只要正当时令，艾尔弗雷德从不吃用化肥催出来的水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非得用结婚的方式来证明我并不喜欢我的爱人？我为什么不能在既成事实前，而要在事情发生后才拿定主意？如果学习法律还不能保护自我，那学法律又有什么意义？他的脑子一边惊恐不安地搜寻着可能逃脱的办法，一边为内心世界能重温这些生活片段而感到宽慰。它们可以使他免受这莫须有的枪的伤害，哪怕只有数秒钟。

这支枪依然是不存在的。

但温泽却无法转移自己的视线。他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一把手枪，从未被迫如此仔细地打量它的颜色、线条、记号、光泽和款式。在耀眼的太阳光下，这一切都在他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它可以像手枪一样开火？它可以像手枪一样杀人，并致人于死地，使鲜活的面孔和五官在雨点般的石灰粉中消失？他勇敢地摒除了这荒谬的可能性。这把枪不存在，绝对不存在。这是一个幻影，是由于白热的天空，酷热的天气以及中暑后产生的幻觉。它的出现完

全是由于劣质的食品，倒霉的婚姻，两天乌烟瘴气的会议，颠簸的轿车，还有伊斯坦布尔那闷热的气候、飞扬的尘土、阻塞的交通把人弄得筋疲力尽；是由于一早就乘坐融资公司的私人喷气式飞机穿越土耳其中部的灰蒙蒙的群山，把人弄的头晕目眩；是由于冒险驾车三小时，驶过曲折迂回的海岸路线和红石悬崖上的急转弯，来到一个干燥不毛、鹅卵石遍布的海岬。这里是地球的尽头，比东地中海高出六百英尺，四处长着矮小的灌木丛，挂着破旧的蜂窝，早晨的太阳已经完全升起，霍本手中的枪仍在那儿——如同一个幽灵——又好像是一个外科医生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透视了我的脑子。

他闭上了眼睛。明白吗？他告诉邦妮。没有枪。但邦妮总是感到厌倦，总是由他自己做他喜欢做的事，只要不去打扰她。因此，他只好求助法律，三十年来他首次这样做。

上帝啊，我是多么荣幸地通知法院，温泽与霍本的纠纷已经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温泽承认，有关他指控霍本在土耳其南部的山岭开现场大会时滥用枪支是错怪了他，霍本则对他当时的行为作出了详尽和令人满意的解释。

事后，出于习惯或礼貌，他与以姓氏命名的辛格银行的创始人、辛格银行的董事长兼常务董事，也是当了二十年的斯文加利式的^①头面人物泰格本人交换了意见。

泰格，我是温泽。很好，谢谢，先生。你自己一向可好？听到这话我很高兴。是的，我可以说，一切都在您英明的预料之中。会晤后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唯有一件小事——虽然是件过去了的事——但没有完全了结——我们的客户霍本对我舞刀弄枪。但没什么了不起，一切都是幻觉。但人们总得有所防范。

^① 斯文加利：Svengali 系英国小说家 George du Maurier 的作品 Trilby 中的一个人物，此人以用催眠术唆使人干坏事而得名。

即使温泽睁开眼睛,看见这把曾经瞄准过他的枪,看见霍本那双孩子般的眼睛正顺着枪管盯着他,看见霍本那只孩童般的白白净净的食指正抠住扳机,他仍保留着他作为法人律师的风度。很好,这把枪是存在着的一样物品,但这并非一把真枪。它只不过是一个玩笑,一个有趣的、善意的、实实在在的玩笑。这是霍本给他幼小的儿子买的玩具枪。它是一个复制品,霍本作为一个年轻人在经历了这场冗长乏味的谈判后要用枪来搞恶作剧以放松自己。温泽那僵硬的嘴唇强作微笑,努力想证明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是的,我得说,那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霍本先生,”他勇敢地说,“你想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我写一张放弃我们的税费的弃权书?”

但他听到的答复是一阵制造棺材的锤打声,他赶紧将之转化为建筑工人在海湾建造这个小型旅游港时装百叶窗、装下水道以及盖屋瓦所发出的声音,他们是在为旅游旺季的到来做最后的完工冲刺,因为人们整个冬天已经玩腻了十五子棋游戏。为了镇定下来,温泽呼吸着剥脱油漆的气味、汽灯的气味、木炭烤鱼的气味、街道小贩的香料味,以及所有地中海火鸡那诱人和不那么诱人的气味。霍本用俄语对他的手下吼了几句。温泽听到身后乱糟糟的脚步声,但他不敢回头。有人用手从他背后粗暴地拉住他的夹克衣,另外一些人在对他进行搜身——腋窝、肋骨、脊梁、腹股沟。他朦胧地回忆起他更乐于接受的人的抚摩,一下子忘记了这是袭击他的人对他的搜寻,但这并没给他带来安慰,因为他们还在继续搜寻他的腿和脚,想找出什么秘密武器。温泽从不随身携带武器,更谈不上秘藏武器。他只在哈姆斯特得森林区散步观赏年轻女士慢跑锻炼时,才常带着一根樱桃树枝做的拐杖,用来驱赶疯狗和色情狂。

他不情愿地记起霍本还带着一帮随从。他的脑子已经被这把

枪给弄懵了，一时间还以为山顶上旁无他人，只有他和霍本两人在正面交锋，这正是一个律师的可乘之机。他现在知道了，他们离开伊斯坦布尔后，霍本一直被一群嘈杂可恶的顾问所包围。他们离开伊斯坦布尔机场后，又来了名叫戴米里欧和弗兰索瓦的两位先生，他们披着外套，把武器藏在里面。温泽一直不喜欢这两个人。另外还有两个更不受欢迎的人带着一辆黑得像灵车的罗佛越野车和一个司机在达拉曼等着他们。霍本只是解释说，他们从德国来，并没有指名道姓地介绍他们。他们或许是从德国来，但在温泽的申诉会上，他们却只会讲土耳其语，穿的是土耳其乡下殡葬工的套服。

又有人抓住温泽的头发和肩膀，猛地使他跪倒在沙地上。他听到了替死鬼的丧钟声在响，知道这是哈姆斯特得圣·约翰教堂的钟在为他鸣丧。也有人在掏他的零钱、眼镜和手帕。还有人拣走了他珍爱的公文包。他目睹着这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梦魇中：他的身份，他的安全，如同一叶浮萍，从一双手游至另一双手。这只独一无二黑色真皮公文包价值六百英镑，是他轻率地从泰格在国外开立的资金帐户中提取现金购买的。那么，下次等你又动了大方瘾的时候也完全可以为我买一个像样的手提包。邦妮牢骚满腹发得没完没了。我要离家出走，他想，把哈姆斯特得的房子留给邦妮，再到苏黎世依山傍水的地方去买一套新建的公寓。泰格会理解我的。

想到此，温泽的双眼不禁盈满了颤动的浑浊的泪花。他发出一阵痛苦的叫声。一双似乎长了棱角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将他的双手交叉绑在背后。他的叫声在一个个山头回响，久久不绝。前面那个人的动作还像个牙科医生一样略带仁慈，后面几个人用手拽起他的头，抓住他的头发，让他对着灼热的太阳。

“就让他这么呆着。”有人用英语下令，温泽这才瞥见这个所谓的戴米里欧先生的模样。他的头发灰白，年龄和自己相仿。霍本

曾用他那恶心的、夹带美英特点的俄罗斯鼻音介绍说“这是从那不勒斯来的顾问”，天知道霍本从那里学来的这种鼻音。好极了，温泽则用泰格心不在焉时常用的那种慢条斯理的腔调回答道，勉强冲他笑了笑。他一跛一跛地走在沙漠中，手臂和肩膀给人以鲜血淋漓的印象。温泽真希望自己先前有机会时对戴米里欧先生表现出了恭敬。

戴米里欧先生正在山坡上遛达。温泽想，要是能与他一起挽臂散步，促膝谈心，就可以消除自己可能已给他造成的错觉了，但温泽只能脸朝灼热的太阳跪着。他双眼紧闭，但太阳的光线使得他的双眼不断流出浑浊的泪水。他跪在地上，不时将身体往一边靠，或直直腰身。他的膝盖开始痛起来了，这也给他的肩膀带来了一阵阵巨痛。他担心起自己的头发了。他向来不喜欢染发，也瞧不起染发的人。但当他的理发师劝他试试药物洗发时，邦妮却不同意他这么做。艾尔弗雷德，你知道我怎么看呢？跟一个头发油光发亮，样子却是个老头的丈夫一起出去？——可亲爱的，当初我娶你时头发就是那颜色！——那我就更倒霉了，她回答说。

我该听泰格的话，把她安排在海豚广场或城外巴比肯的某个公寓里。我该撤了这个秘书，让她成为我的小情人，就不会蒙受身为入夫之辱。温泽，不要娶她，买下她！从长远来看，总是这样合算，泰格曾这样向他保证——然后给了他们一周时间去巴巴多斯度蜜月。他睁开眼睛，想知道他的帽子在哪里。那是一顶时髦的巴拿马帽子，是他在伊斯坦布尔花了六十美元买的。他看见这位叫戴米里欧的朋友正戴着那顶帽子和那两个身着黑衣的土耳其人逗乐。他们先是在半山坡上一起说笑着，然后又一起转身窥视温泽，好像他就是供他们娱乐的对象。他心里既不是滋味，又迷惑不解。他们只是旁观者，并不是参与人。邦妮总是看着我和她做爱。你躺在下面很舒服，是吗？好了，快点，我累了。他朝吉普车司机瞥了一眼。正是他开车将他送往从山脚到山顶的最后一程。他长

着一张和善的脸。他会救我。我在伊兹密尔城还有一位结了婚的女儿。

不管这个司机和善与否,他已入睡。这几个土耳其人的黑得像灵车般的 Land 越野车停在山路边,另一个司机坐在车上,张着嘴,眼睛盯着前方发直。

“霍本!”温泽叫道。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影,此刻的太阳正当空,因此,不管这是谁的身影,他必然近在眼前。他感到困。好主意。一觉醒来,他便不在此地了。透过汗水淋漓的睫毛,他眯着眼睛看见从一条上等白色细帆布做的长裤反褶内伸出一双鳄鱼牌皮鞋,他再眯起眼睛往上看,认出是霍本的又一个亲信弗兰索瓦先生那张黝黑和好奇的面孔。弗兰索瓦先生是我们的鉴定员,他将对有意向的工地进行测量,霍本在机场这样说。温泽当时也只愚蠢地对他勉强笑了笑,就像他对戴米里欧一样。

有一只鳄鱼鞋挪了过来。温泽迷迷糊糊以为弗兰索瓦想踢他。但显然不对,他正斜着将什么东西递到温泽眼前。是一台袖珍收录机,温泽想。他眼睛里的泪花使他更显精明。他要我对关心我的人说几句什么时候会释放我之类的话,让他们放心。泰格,先生,我是艾尔弗雷德,最后的温泽,您总这样称呼我。我想告诉您,我一切都好。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对我关心备至。我也学会了尊重他们从事的事业,不管是什么事业。他们会释放我的。他们已答应随时释放我。我将在全世界面前大胆地表明我的观点。哦,我希望您别介意。我已经向他们保证,您也会这么做,只是他们十分想得益于您的说服力……

他将手中的东西贴着我的面颊,对着它皱眉头。这根本不是什么录音机,而是一个寒暑表。不,不是寒暑表,而是一个测脉器,看我是否已经断气了。他将它放回口袋,然后摇摇摆摆地沿着山路朝那两个德国籍土耳其人和头带着我的巴拿马帽子的戴米里欧